·专家笔谈·

儿童早期社会性和人格发展与家庭教养

丁艳华[1]，费知行[2]

1.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 201102；2.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前教育系）

摘 要： 儿童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受天性和教养长期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家庭是儿童早期社会性和人格发展的首要影响源。家庭教养的接纳性/回应性和要求/控制性这两个重要维度的适宜结合，与儿童良好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结果存在稳定的联系。

关键词： 社会性；人格发展；家庭教养；接纳性/回应性；要求/控制性；儿童

中图分类号：R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79(2024)07-0704-05 doi:10.11852/zgetbjzz2024-0693

Children'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upbringing

DING Yanhua[1], FEI Zhixing[2]

1. Pediatric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102, China; 2.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Tianhua College

Abstract: Children'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re influenced by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of nature and nurture. Family is the primary source of influence on children's early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e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two significant dimensions of family upbringing, acceptance/responsiveness and demandingness/control, is stably related to children's good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utcomes.

Keyword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family upbringing; acceptance/responsiveness; demandingness/control; children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概念。社会学家认为，人格是指个体在对人、对事、对己等方面的社会适应中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性和心理特征，包括个体的能力、气质、性格、动机、兴趣、理想、价值观和体质等多个方面的整合。这种定义强调了人格的内在性和稳定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格也称为个性，是个体特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的统一体。这种观点突出了人格的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弗洛姆[1]认为人格有个体人格和社会人格之分，“个体人格是指个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而社会人格则仅包括一部分特征，这些特征是一个团体中多数分子的人格结构之基本核心。”个体人格必须与社会人格常模经常对照，根据社会要求对自己的人格缺陷或人格偏差不断加以改进和矫正，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健全人格。

社会性（social）是指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为适应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符合社会传统习俗的心理行为方式，包含利他性、协作性、依赖性，以及更加高级的自觉性等。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社会人格形成的过程。

儿童的人格和社会化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本文将主要从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经典理论、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和家庭教养对儿童早期社会性和人格发展的作用等几方面进行阐述。

1 有关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经典理论

回溯关于人的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那些最早、影响最大的思想和理论，最著名的有以下几种[2]：

1.1 *精神分析理论* 该理论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年）提出的。他认为人是被自己意识不到的动机和冲突所驱动的，人格则受早期生活经验的影响。他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心理性欲理论认为，人格包含 3 种成分：本我、自我和超我，它们经过心理性欲发展的 5 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和生殖期）逐渐发展并整合，形成完整的人格。其中，本我（id）是出生时便存在的全部东西，它的唯一机能是要满足天生的生物本能，而且试图马上就去满足；自我（ego）是人格中有意识的、理性的成分，它反映出儿童的知觉、学习、记忆和推理等新兴能力；超我（superego），是良心和道德的领地。当儿童在 3～6 岁期间逐渐把父母的道德观和标准

作者简介：丁艳华（1971-），女，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早期发展与亲子关系。

内化(即变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超我得到发展。这里,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欲是广义的,包括吮吸手指和排便之类的活动。随着性本能的逐渐成熟,性欲的焦点会从身体的一个部位转移到另一个部位,每次转换都带来心理性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人格发展领域,弗洛伊德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先驱者。

1.2　行为主义(或社会学习)理论　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1878—1958 年)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第一位社会学习理论家,环境决定论的推崇者。他声称能把十几个健康的婴儿训练成他所选择的任何一种人,医生、律师、乞丐等,这意味着婴儿就是一块白板,任凭经验在上面书写,而天性或遗传天资不起任何作用。华生关于儿童被教育和社会环境塑造的观点是父母要为儿童变成什么人负主要责任,而华生给父母的建议是:就当他们是年轻的成年人……他提倡的"哭声免疫法"曾影响了一代美国家庭,许多家庭在子女出生后严格贯彻奖惩机制,让他们在独立的小屋睡觉,尽量避免亲子之间的互动。然而,华生自己家庭中的教育失败,其子孙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发人深省。

1.3　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 年)的认知发展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明认知对社会性与人格发展有重要意义。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经过恒定的发展顺序阶段,可概括如下:感觉运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约 2～7 岁)、具体运算阶段(约 7～11 岁)、形式运算阶段(11～12 岁及以后)。其中,感觉运动发展中影响儿童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重要方面有:1)模仿的发展,皮亚杰把模仿看作高适应性行为,借助于这一手段,婴儿可以主动参与社会交流,并把新技能加入其行为库;2)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发展,即相信客体在看不见、摸不着时仍然存在。皮亚杰让人们认识到最早的依恋情感在婴儿 7～9 个月出现并非偶然,因为这个年龄的婴儿已经能够意识到照护者从视野中消失后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可以召唤回来)。而发展于前运算阶段(大约 2～7 岁)的重要思维特征之一——假装游戏,皮亚杰认为其是有助于儿童社会性、情绪与智力发展的重要活动,对儿童社会性与人格的发展意义非凡。通过假装游戏,儿童得以练习并完善许多社交规范,比如和朋友友好相处、帮助和安稳朋友等,假装游戏还可以帮助儿童表达出困扰着他们的情感、解决情感冲突,从而促进情感的健康发展等。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皮亚杰的理论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同时,其理论被广泛应用在教育之中,催生了社会认知领域等。

2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2.1　天性/教养与发展　曾经的发展理论家争论最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天性对教养(nature / nurture)。对人的发展而言,天性(生物因素)和教养(环境因素)到底哪个起主要作用?今天,发展心理学者普遍认为:人的所有复杂属性,如智力、情绪、气质和人格,都是生物倾向和环境影响长期交互作用的最终产物,因此,更重要的应是多思考天性和教养怎样结合起来或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个体的发展变化。

像弗洛伊德一样,习性学家认为早期学习经验非常重要。鲍尔比早在 1973 年提出了敏感期的概念,认为生命的前三年是个体社会性和情绪反应性发展的敏感期,并且会对个体的远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在这一敏感期个体很少或者没有机会和养育者形成亲密的依恋联结(attachment),那么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也很难结交亲密的朋友,或很难与他人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3-5]。那么遗传因素呢?某些人天生倾向于表现出异常行为或反社会行为,某些精神疾病本身有遗传基础,比如酗酒、问题行为易感性、犯罪和行为不良、抑郁、多动症、躁郁型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等,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遗传相关联。家族研究(双生子设计、收养设计)和其它追踪研究揭示:人格的许多核心维度是受遗传影响的,例如,内向性/外向性(introversion/extroversion),像智商一样,均显示出中等水平的遗传力。但研究也表明,即使一个儿童的家族史表明某些遗传特质可能存在,通常也要由一种或多种压力经历(如拒绝型父母、学业上的一次或多次失败、父母离异造成家庭破裂)来引发这种障碍。因而需要:1)更多地了解引发这些障碍的环境因素;2)努力研发预防或治疗技术,最大程度帮助"高危"人群在面临环境压力时保持情绪稳定等。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17—2005 年)的生态系统理论[2,6]对环境的影响作用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分析,并且因为它也承认,一个人受生物影响的特征与环境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发展,所以称之为生物生态理论也许更准确。布朗芬布伦纳把"环境"(或自然生态)定义为"像俄罗斯套娃那样、一层套一层的嵌套式结构"。换言之,发展中的个人处于中心,被几层环境系统包围,从家庭这样的直接环境到更远的环境,如幼儿园、学校、同伴群体、社区,再到更广泛的文化、亚文化或社会阶层背景等。在这些系统中,层与层之间、层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以重要的方式影响着发展。最后,该

模型中还有一个时间维度，或称时间系统，它强调，发生在儿童身上任何时候任何生态环境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其发展的方向。例如，父母离异对任何年龄的儿童都会造成打击，但年幼的儿童受到的打击往往更大。生态系统理论对环境与人相互作用的深度阐述影响深远，迄今为止，促生了许多优化儿童发展的新干预方法[2,7]。

2.2 气质与发展 气质是指在情绪、运动、注意力、反应性和自我调节方面有先天基础的个体差异[8]。当探索婴幼儿表现出的气质差异，以及影响气质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儿童早期的气质属性，会被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视为儿童人格发展的重要基石。

罗斯巴特和贝茨用以下 6 个方面描述了婴儿气质的个体差异[9]：1）恐惧性痛苦（恐惧）；2）易怒性痛苦（有时被称为“挫败/愤怒”）；3）积极情感，如经常微笑、大笑，愿意接近他人并与他人合作（“社交性”）；4）活动水平；5）注意广度/持久性；6）节律性。某些气质维度的差异需要一段时间才得以显现，它们无疑受到生物成熟和经验的影响。例如，恐惧性痛苦直到 6～7 个月才出现，注意广度的变化，尽管在早期就有所表现，但在 1 岁左右才变得更加显著，此时，因为大脑前额叶的成熟，婴儿调节注意的能力有所增强。

虽然气质的许多成分受遗传影响，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但活动水平、易怒性、恐惧性痛苦和行为抑制性等气质成分随着年龄增长具有中度稳定性，并可预测成人人格的变化，这意味着环境同样影响儿童的气质。不同的气质特征可以组合为可预测的类型，如容易型、困难型和慢热型。尽管困难型和慢热型儿童出现适应问题的风险更大，但他们实际上是否真的会出现这些问题，还要看其父母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自己的气质是否实现了良好匹配[2,4]。

努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是儿童注意的集中和（或）转移能力，以及抑制优势反应并作出适合当前情境的反应的能力，被视为最重要的气质特征，是个体情绪自我调节和良好的社交行为模式的强有力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它与儿童的情绪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出现各种问题行为的风险相关，对社交行为和人格发展的许多其它方面也都有重要影响[2,10]。努力控制涉及的脑区[11]主要包括背外侧和腹外侧前额叶、前扣带回、顶上和顶下小叶以及辅助运动皮层等；努力控制与执行功能之间在行为表现和神经基础上有密切关系。此外，气质特征是否可取还因文化而异，要看它们是否符合所处文化的价值观。

3 家庭和家庭教养对儿童早期社会性和人格发展的作用

从发展的角度看，在所有社会中，家庭最重要的功能是养育后代，并使其社会化。对于儿童早期的社会化教育和人格发展来说，家庭无疑是首要的影响源。

3.1 家庭教养的两个重要维度 埃里克森（Erikson）等[2]指出：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家庭教养的两个维度（方面）非常重要。

3.1.1 接纳/回应性 接纳/回应性（acceptance/responsiveness）是指父母表现出的支持和关爱程度。Belsky[12]曾指出，在婴儿期，父母的温暖和敏感是婴儿（养育）中最具影响力的维度。在这一发展期，它不仅能促进婴儿心理机能的健康发展，还能为未来生活奠定基础。

敏感性（sensitivity）被视为回应性养育中养育者最重要的特质。Ainsworth[4]将敏感性定义为：照护者在照护行为中对儿童的生理需求和情感信号能否准确感知，并及时恰当地作出回应。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温暖、敏感和富有回应性的父母教养与良好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结果存在稳定的联系，如安全型的情感依恋、稳定的情绪、亲社会（利他性）的行为取向、良好的同伴关系、高自尊、强烈的道德感以及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幸福感等其它优点。相反，接纳和回应性较低的父母动辄对儿童批评、贬损、惩罚或对儿童的需求拒绝、忽视，儿童在之后的发展中就很难获得心理行为的健康成长。

应特别关注那些潜在的不敏感的照护者，如自身在年幼时缺乏爱、被忽视和被虐待的人，意外怀孕和不想要子女的成人，贫困的父母和抑郁症患者等。有越来越多的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帮助高危父母成为一个敏感的、更具回应性的照护者。例如定期访问，建立友好的支持性关系，鼓励参加父母培训班，帮助他们了解儿童认知和人格等发展的规律并尊重儿童，了解儿童的气质特征以匹配良好的养育行为促进良好互动等[2,4,13]。事实上，照护者的敏感性能稳定地预测依恋安全的原因之一是，“敏感的照护”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能力：调整其养育行为以顺应婴儿表现出来的气质特征。除了照护者（尤其是父母）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之外，照护者为婴幼儿提供养育照护时还需要有公共政策、方案和服务等所创造的条件提供保障，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支持与广泛参与等。

3.1.2 要求/控制性 要求/控制性（demanding-

ness/control)是指父母对儿童的管束或监控程度。很显然,儿童需要关爱同时也需要限制,即用一套规则帮助他们规范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没有这种引导,他们可能难以自控,变得自私,缺乏明确的成就目标,当父母很冷淡或漠不关心时尤其如此。但是,如果给予儿童的指导过多,用刻板的限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儿童就很难自立,甚至可能对自己的决策能力也没了自信[14]。

把两个维度相交叉,得到 4 种不同的教养方式:接纳/控制(或“权威型”)、接纳/不控制(或“放任型”)、冷漠/控制(或“专制型”)、冷漠/不控制(或“不参与型”/“忽视型”)。权威型教养方式是关爱与适度、理性的控制相结合,是与积极的发展结果联系最紧密的教养方式。最不成功的教养方式就是所谓的忽视型教养方式,它是一种极端宽松、不闻不问的教养方式。这样的父母要么拒绝自己的子女,要么因对自己承受的压力和困难不堪重负,所以没有时间或精力养育子女。忽视型父母的子女,3 岁时就已经表现出相当高的攻击性和较多的外显问题行为,如爱发脾气。远期观察他们通常会发展成充满敌意、自私、桀骜不驯的青少年,缺乏有意义的长远目标,容易出现酗酒、吸毒、不正当性行为以及各种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

3.2　*家庭是复杂的社会系统*　不管是传统的核心家庭还是大家庭,都可被视为社会系统。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心理学家刚开始研究社会化的时候,几乎完全只关注母子关系,他们的研究基于如下假设:母亲(较少扩展到父亲)塑造了儿童的行为和人格,而以布朗芬布伦纳为代表的家庭系统理论否定了这种简单的单向模型,赞同一种更加全面的“系统”取向,这种系统取向不但承认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它还强调:1)儿童也会影响父母的行为和教养方式;2)家庭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它不断地发生演变,深受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家庭系统的诸多方面对儿童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如父母的婚姻关系、家庭氛围,以及在一些社会化的重要领域,如道德、宗教、政治兴趣和价值观,父母以相似的方式对待所有子女,也就是共享环境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这和基因同样重要。但是在许多其它基本人格特质的形成中,他们拥有的非共享经验,如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受到父母和/或祖父母的不同对待,兄弟姐妹之间不同的互动,儿童和同伴的关系等(和基因影响一起)对表现型的影响最大,造成了个体之间的差异。

家庭也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系统,影响当今家庭生活的社会变迁包括:单身成人增多,晚婚、出生率下降,职业女性增多,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混合或重组家庭增多等,在我国还需特别关注数量依旧庞大的农村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一特殊和“高危”群体[15-17]。

4　展　望

当前,以德为先,立德树人已成为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及家长的重要使命和关注焦点。“德”不但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决定人的终生幸福的重要保证。“德”,包括人的品德、人格和社会适应性[18]。

儿童发展要从早抓起,特别是人生的头三年,这个时期为儿童当下及今后的发展甚至今后几代人的终身健康和福祉奠定了基础。2018 年,WHO 发布的《儿童早期发展养育照护框架》明确了婴幼儿养育照护的主要内容及保障措施,阐述了回应性照护和早期学习等的重要性,指出需要动员多个部门,包括卫生、营养、教育、社会及儿童保护、水资源和环境卫生等,为帮助所有儿童实现其自身潜能提供必需的基础、行动和政府领导力;《框架》也为各地制定养育照护标准提供了依据等[19-20]。习近平总书记为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明了方向,倡导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树立新时代的家庭观,同时要举全社会之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21]。

儿童的成长和发展,需要关爱、回应和接纳,也需要限制和引导。对于父母来说,“你能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那些能触手可及的玩具。玩具固然很重要,但不会被长久地珍惜。更好的礼物应该是尊重、信任、鼓励和教导,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责任心以及能力……为人父母的挑战无以伦比,回报亦是无以伦比。”[13]而与父母和儿童接触最密切的是卫生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儿童保障部门的工作者,秉持一颗“父母心”对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刘梦. 浅析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及其启示[J]. 心理学进展, 2023, 13(9): 4026-4031.
Liu M. A brief analysis offromm′s social psychology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J]. Advances in Psychology, 2023, 13(9), 4026-4031. (in Chinese)

[2] Shaffer DR. 儿童品格的由来:社会性与人格发展[M], 6 版. 陈会昌, 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8.

[3] 约翰·鲍尔比. 安全基地：依恋关系的起源[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7.

[4] 丁艳华. 儿童早期依恋情感和社会化发展[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9，27((9)：932-935.
Ding YH. Early childhood attachment and later social development[J]. Clin Child Health Care，2019，27(9)：932-935. (in Chinese)

[5] Miller RS. 亲密关系[M]. 8 版. 王伟平，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

[6] 刘杰，孟会敏. 关于布郎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2)：250-252.
Liu J，Meng HM. Understanding on the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of bronfenbrenn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2009，17(2)：250-252. (in Chinese)

[7] 马富成，马雪琴. 尤·布朗芬布伦纳的发展生态学理论与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养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23(4)：112-115.
Ma FC，Ma XQ. The theory of developing ecology by U" Brofenbrenner and the forming of prosocialbehaviors of infants[J]. 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2011，23(4)：112-115. (in Chinese)

[8] Rothbart MK. Temperament and development[M]//Kohnstamm GA，Bates JE，Rothbart MK. Temperament in childhood. New York：Wiley，1989：187-247.

[9] Rothbart MK，Jones LB. Temperament，self-regulation，and education[J].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1998，27，479-491.

[10] 邹晓燕，章慧平. 努力控制、母亲教养方式对 3 岁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的影响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5(5)：619-625.
Zou XY，Zhang HP. The study of 3 year-old-children's externalizing problems which affected by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and mother parenting[J]. 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2，35(5)：619-625. (in Chinese)

[11] 郭娜娜，吴国榕，毕明华，等. 努力控制及神经基础[J]. 心理科学，2018，41(3)：546-552.
Guo NN，Wu GR，Bi MH，et al. Temperament effortful control and its neuroanatomical basis[J].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8，41(3)：546-552. (in Chinese)

[12] Belsky J. Early human experience：A family perspectiv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81，17(1)，3-23.

[13] Nelsen J，Cheryl Erwin MA，Ann Duffy R. Positive discipline：The first three years[M]. New York：Harmony Books，2015.

[14] Darling N，Steinberg L.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An integrative model[J]. Psychol Bull，1993，113(3)：487-496.

[15] 张悦，李志新. 我国农村儿童早期发展现状及建议[J]. 中国公共卫生，2023，39(5)：545-549.
Zhang Y，Li ZX.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Status and suggestion[J]. Chin J Public Health，2023，39(5)：545-549. (in Chinese)

[16] 吕利丹，梅自颖，李睿，等.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J]. 人口研究，2024，48(1)：103-117.
Lyu LD，Mei ZY，Li R，et al. Status and changes of the rural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China：2010-2020[J]. Population Research，2024，48(1)：103-117. (in Chinese)

[17] 邱芸菲，李梦诗，石慧峰，等. 家庭养育环境对 0～3 岁农村留守儿童可疑发育迟缓的影响[J].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24，35(3)：201-206.
Qiu YF，Li MS，Shi HF，et al. Effect of home environment on suspected development dela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f age in rural areas[J]. Chin J Reproductive Health，2024，35(3)：201-206.

[18] 葛明贵. 健全人格的内涵及其教育[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1(4)：469-473.
Ge MG. On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its education[J].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 &Soc. Sci.)，2003，31(4)：469-473. (in Chinese)

[19] 许培斌，奚翔云. 养育照护策略与行动-解读世界卫生组织《儿童早期发展养育照护框架》[J].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20，(7)：840-843.
Xu PB，Xi XY. Nurturing care strategies and actions——Interpretation of framework for nurturing care i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ublish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J]. Chin J Woman and Child Health Care，2020，(7)：840-843. (in Chinese)

[2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urturing care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A framework for helping children survive and thrive to transform health and human potential：executive summary[R]. Geneva：WHO，2018.

[21] 沈跃跃. 在中国妇女研究会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座谈会上的讲话[J]. 妇女研究论丛，2023(4)：5-9.

收稿日期：2024-04-27 **修回日期**：2024-05-10 **本文编辑**：杨媛媛